


5-1-2020

關於學生自殺研究

Kim Kwok CHE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Student Counseling and Personnel Servic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張劍國 (2020)。關於學生自殺研究。文化研究@嶺南, 65。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vol65/iss1/8/>。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關於學生自殺研究

張劍國

引言

是次論文將會集中探討政府面對二零一五年起學童自殺潮的情況所推行的方案，是否能夠切中現況學童自殺的脈絡，並在研究的過程中以自身經驗及反思去修訂方案，以令方案能夠確實地回應學童自殺的成因。是次研究將會集中探討政府在應對學童自殺潮推出的「好心情計劃」及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報告書，當中政府方案的脈絡及進路，分析其方案背後的預設及目的。筆者會嘗試在論文後期以行動研究方式去帶出當中的缺欠，並以此作為自身行動研究方案的起點。

背景資料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新學年起計，共有接近八十歲名學生主要因學業壓力而輕生。自二零一六年三月起，死亡數字開始攀升。

針對此情況，政府主要以¹：

1. 增加資源
 - 推出「好心情計劃」，舉辦「好心情@學校」及與精神健康相關的活動
 - 推出相關資源手冊，讓相關持分者提升分辨及介入的能力
 - 舉辦到校講座及五場分區研討會，為教師、家長提供預防及應對學生自殺危機的資訊
2. 組成專業團隊
於教育局內成立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等組成的團隊
3. 增強宣傳及媒體工作
在網絡及媒體上宣揚以正面思維面對生命的訊息
4. 分析及研究工作
政府（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宣布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就近日的學生自殺事件，全面了解及分析學生自殺的原因，並建議預防學生自殺的適切措施。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委員會會先就近年發生的個案進行分析，作為建議預防學生自殺的措施的基礎。此外，委員會將討論各預防措施，包括識別有自殺危機的學生的機制和流程、跨部門的溝通和協作、精神健康的支

¹ 防止學生自殺。教育局。取自：<http://www.edb.gov.hk/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index.html>

援機制和相關服務、生命教育和輔導計劃、家長教育、媒體報道等。

報告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公佈，作為其後政府及官員對外公開回應學童自殺的解說及推行「好心情計劃」等補救方案的主要理據。

政府方案的脈絡分析

從政府教育局的網頁顯示，

我們必須明白，自殺是可以預防的。全球及本地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自殺行為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受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例如精神病、濫用藥物，以及其他生理、家庭及環境因素（世界衛生組織，2014）。要預防年輕人自殺，必須社會不同界別齊心協力，致力與青少年建立聯繫，築起安全網，為他們提供支援。

開宗明義地指出政府看待學童自殺是一個流行病理學的角度出發，政府所推行的方案及計劃，主要希望能夠減低導致學童自殺的**高危因素**及增加**保護因素**。政府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於二零一四年的分類方法，將構成自殺者自殺行為的因素歸納成²：

世衛（2014年）識別的危險因素：

- 醫療系統——例如獲取醫護服務的障礙
- 社會——例如容易獲得自殺工具、媒體的不當報道、與求助行為有關的負面標籤
- 社區——例如天災、文化變遷與流離失所帶來的壓力、歧視、創傷或受虐
- 關係——例如孤立感和社交支援不足、人際／家庭關係的衝突、不和或喪親、受虐經歷
- 個人——例如曾企圖自殺、精神病、絕望感、慢性痛症、過度或長期受壓、家人曾自殺、遺傳及生理因素

² 資源來源：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最終報告(頁 34-35)。香港：教育局

世衛（2014年）提出的保護因素：

- 良好的人際關係——健康密切的關係和家人的支持對青少年和長者而言，是強大的保護因素
- 宗教或精神信仰——有凝聚力和互相扶持的社區，彼此有相同的價值觀
- 積極的應對策略和心理健康——例如平穩的情緒、樂觀的態度、良好的自尊感和自我身份、良好的自我效能意識、有效的解難技巧及壓力管理、在困境中願意求助、選擇恆常運動等健康生活方式

資源來源：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最終報告（頁34—35）。

香港政府引用世衛分析框架，當中危險因素涉及多個層面，包括個人社區大環境等的相互影響構成自殺行為，但當委員會成員嘗試探討香港本地情況卻歸因得到出學童自殺的原因是個人的內在及人際關係問題，他們歸納成為四大關注點，包括：

1. 精神健康
2. 心理因素（萌生自殺念頭及負面思想）
3. 關係問題（朋輩和家庭方面）
4. 適應困難（學習和家庭方面）

構成這些關注點主要是源自於委員會成員研究對象是過去三個學年所累積的七十一宗自殺個案及相關資料所得出。

政府方案脈絡分析的缺失及原因

當政府多番在公開場合回應時都引用世衛分析框架，從宏觀到微觀的危險因素及保護因素，卻在得出本地學童自殺的關注點卻只是側重在個人層面上的結論，筆者嘗試從中分析箇中的原因：

1. 委員會成員組成

委員會由二十一名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組成，包括了公共衛生專家、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社工、教師、校長、家長、青年和政府人員。委員會主席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當中絕大部份的委員會成員都是專業人士及其領域範疇成功的人士，當中只有一位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女士是以青年身份代表出席，引述她的文章曾說³：

³ 孫曉嵐(2017)。讓我耿耿於懷的是，蔡若蓮和我同是防止自殺委員會成員。眾新聞。

想到最後報告的避重就輕、藥石亂投，想到自己最絕望的時候甚至曾想過要帶着委員的身份以死控訴，想到美好的日子離年青人很遠很遠……很難不感到悲憤。

可以想象委員會討論青年自殺時，青年的真實聲音及處境是如何被邊緣。這些委員的背景其實不難推測出報告如何將青年人自殺行為歸咎於個人化的問題，而漠視了整個香港社會結構的因素亦佔相當大的比重。

2. 委員會功能

按防止青年自殺委員會報告顯示，委員會的成立主要有三大目的：

1. 根據最新可得數據的分析結果，並參考世界各地的研究，探討香港近期學生自殺個案的可能成因。
2. 指出現行預防自殺相關服務有待加強的地方；以及
3. 提出防止學生自殺的措施。委員會希望通過各決策局和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並借助不同專業人士和持份者的力量，能提出一系列全面的建議。

這顯示委員會及其報告所得出的分析，其實是作為政府一貫推出不同的補救方案的依據。政府所推出的「支援」工作，建基的正是這些「研究分析」，當中許多的方案其實早已經先於報告推行，例如認為學童的「抗逆能力」、「正面思維」不足所設立的行動計劃。這份報告研究及委員會看似只是為了讓相關的措施及政策提供了一個合理的推行理由，並不是全面去研究及分析本地學童輕生的現況。

3. 樣本及問卷設計

委員會的組成構成了日後研究的方向及取態，從七十一個案問卷中，已經帶有強烈的預設先於研究的感覺。首先，由於死者已逝，研究對象不能是自殺者本人，而是自殺身亡報告及教育局所填寫的「兒童及青少年自殺資料表」作出分析，自殺身亡報告是來自於學校、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局人員觀察及社工（如適用），上文所述的四大關注範疇其實就是來自於這些報告所得，這些報告當中其實是符合一貫對學童自殺原因的描述，就是將自殺的狀況歸因於學童本人的狀況。

對學童自殺的狀況有全面分析，若只是單單透過這些報告作出分析，只能得出如這些報告如出一轍的結論，這正是政府分析學童自殺脈絡的一大缺失，亦會影響着政府所推行的相關方案的成效。

政府分析脈絡下所推行的方案檢討

政府所推行相關的措施其實是舊酒新瓶的做法，類似的講座、研討會過去亦偶有舉行，增撥資源、相關的資源包及指引其實都是在鼓吹着一貫的「正向思維」、「與人分享」及「享受生活」。筆者約了兩位在學青年詢問政府的措施是否真的能有效減低自殺的念頭。

| 受訪者 | 背景 | 回應 |
|-----|-------------|---|
| A | 中五學生 | 他認為這些措施的推行是難以有效，他認為現在學生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學業及家庭期望所引致，這些方案並沒有回應及解決到現況的問題，反而過分鼓吹要介入自殺者處境及個人問題，會讓有自殺念頭的人更不願意表明自己有自傾傾向。 |
| B | 中四學生，曾有自殺念頭 | B同學表示自己難以在學校去表明自己有自殺念頭，因為許多時都是會被安排接受輔導，但當中往往自殺念頭不是因為某些情境及原因而來，更多是日積月累下的狀態，這些積累是來自於學校及家庭的環境，並不是單單推廣推廣正面思維可以消除，更不是一個活動週或節日可以建立。 |

從與學生的訪談得悉，筆者認為正向其實是一種處世態度，是解讀外界社會的方法。但當鼓吹正向思考所得出的想法，其實並不一定能真切地反映我們的狀況和心情。學童面對着困境，正向是樂觀的思想，可以被培訓，但結果並不一定伴隨着希望。

相反，當政府及社會積極地推動正面的風潮，卻有機會反過來壓迫並侮辱着那些壓抑、緊張與偶爾有負面情緒的人，結果傷害着這些人。正面思考的強迫性讓其他情緒產生時，困擾的人會持續責怪自己。而那些認為正面思考有幫助者，由於正面思考所帶來的自尊感以及想象，反而會在處理過程中影響及凌駕當事人的真實感受而變成傷害。

筆者亦聯絡了兩位推行「好心情計劃」的社工進行了訪談，他們表示由於計劃是最近才申請及推行，故對成效暫時未能估算。但他們都表示所推行的計劃其實亦是類近他們以往曾做的計劃，例如健康校園計劃，是當年青年濫藥問題而設立的介入方案。這類計劃都是源自社會言論張力下促成的介入方案，這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校方配合計劃，讓資源能夠走進校園，這讓社工及機構會較易爭

取校方配合，以便在校園進行工作。故兩位受訪社工都表示這項計劃能夠讓他們與老師進行教育工作，包括辨識及介入潛在自殺危機學童的方式，但是他們都明確表示，這些教育工作並不能確保能夠影響及改變教師及校方的處理方式。其中一位受訪社工更進一步表示，經校方轉介來的一些高危學生，往往就是在校園生活得不愉快的一群，要在短至半小時的午休時間裏進行小組工作，只針對着個人適應問題，縱使推廣正面心態，但回到實際校園及家庭處境裏，這些情況及壓力仍是難以改變，故其實難以達至有效的介入。甚至有時為充計劃人數，不得不將有其他行為問題的學生亦一併拉入充數，這些做法有時亦令社工在當中感到氣餒及無力。其次，就是到底正面思維、與人分享及享受生活是否真的能夠在現今學校環境裏，教師又是否有能力去將這些概念在課堂裏傳授予學生呢？

誠然，若這些報告結論及為學校和教師所安排的介入方案真的有效，學童自殺問題也不會成為今日的局面。這些方案及措施，只是再一次將過往對待青年問題的套路，以預設結論重新包裝，以更大規模更大資源的在社會、校園及家庭裏，將自殺行為簡化成個人問題，目的不是要減少學童自殺行為，更像是為了告訴公眾：政府已經有很充分的理據，進行適合的介入，若學童自殺的狀況仍然持續發生，就是學童自身的問題及周遭持分者不夠支援，政府角色已經盡最大努力去防止。

社會脈絡的再分析

若政府方案的目的不是為了堵塞公眾輿論，而是想改變學童自殺行為的現況，首先就是應該要對學童現況有更全面的了解，避免將自殺者一概而論。尊重每位學童獨特的人生脈絡，但同時要審視整個社會大環境對於當代學童的影響。筆者與組員進行匯報時，曾訪問了數位學生，發覺許多時學童面對最大壓力來自升學及其家庭。在討論中，其實不難發覺學童眼中的施壓者（家長／教師）其實都是制度裏同樣受苦的個體，大家都是受制在結構及大環境中，結果一層一層地壓迫下來。家長對於香港現況的觀察，擔心子女及自己將來的人生，故當升學是日後生活最主要的保障時，就無可避免要催促子女專注學業發展。同樣地，教師作為教育工作者，當社會量度教師／學校成效最主要依照升學率時，教師亦難以避免要在學校環境裏，集中處理學習問題多於學童其他的成長狀況。

文化研究學者高士柏（Lawrence Grossberg）指出⁴，在經濟日益發展的地區，青少年人作為一種社會的希望，日益以其消費能力和供養上一代的社會角色來計算。面對着這資本主義日漸失卻的世代，社會資源日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⁴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資本主義反倒過來，難以像往日般提供希望給社會大眾，反而希望稀缺（scarcity of hope）的狀況，絕望與失落感卻正正被社會現狀建構出來。

要了解學童自殺的狀況並作出介入，首先第一步要是明白及了解學童失落及絕望的來源，這份理解將構成同行的可能，對學童來說也許是很重要的支援。而不是像現在般任意透過冷冰冰的數字作出預設的結論，再巧立名目地將正向思維等概念反過來成為勒緊學童的金箍圈。

結語

每一個學童的生命都不是一些數字能夠表述出來，每一個輕生學童亦不是單一原因導致他們作出這樣的決定。若我們社會真的看待每一位學童是社會未來的希望，是否應該重新審視現行的環境、政策是否真的容讓學童有一個健康發展的人生。筆者認為首先亦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再任意挪用研究數據，將學童輕生的成因簡單理解為個人問題，而藉此逃避我們每一位應有的責任，就是如何建構一個合適的成長環境，讓學童能夠健康成長的責任。

參考資料

Grossberg, L.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防止學生自殺。教育局。取自：<http://www.edb.gov.hk/tc/teacher/prevention-of-student-suicides/index.html>

孫曉嵐（2017）。讓我耿耿於懷的是，蔡若蓮和我同是防止自殺委員會成員。眾新聞。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2016）。最終報告。香港：教育局。

許寶強（2016）。在希望匱乏的社會鼓吹希望意味什麼？——評教育局對學生自殺的回應。明報。